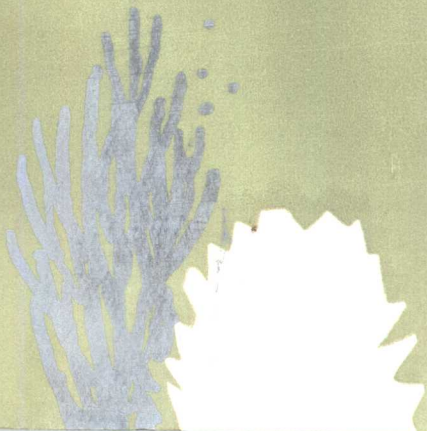




啊，西伯利亚

〔苏〕 格·马尔科夫 著



啊，西伯利亚

〔苏〕格·马尔科夫 著

赵先捷 宋嗣喜 徐昌汉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哈尔滨

ГЕОРГИЙ МАРКОВ

СИБИР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7

责任编辑：孙厚惠

封面设计：张守义

插 图：张乙迪

啊，西伯利亚

A, Xiboliya

〔苏〕格·马尔科夫 著

赵先捷 宋嗣喜 徐昌汉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21·插页 2·字数 492,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3·675

定价：3.45 元

译者序

格奥尔基·莫克耶维奇·马尔科夫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这也许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在当代苏联文坛，却早已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了。他在苏联有着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理所当然地属于苏联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列。

马尔科夫一九一一年生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州，四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了大量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巨著，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他的长篇《斯特罗戈夫一家》、《大地的精华》、《父与子》、《啊，西伯利亚》、《面向未来》的发表，都在苏联国内引起过热烈反响。译者在这里奉献给大家的长篇《啊，西伯利亚》，曾经获得过苏联一九七六年度的文学最高奖赏——列宁奖金。

史诗般波澜壮阔而又富于抒情意味的《啊，西伯利亚》，无疑是作者创作中的一个高峰。马尔科夫善于在作品中提出时代最迫切的重大问题。苏联人民的优秀革命传统，西伯利亚人民在革命前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前途，无一不引起作家严肃的思考。革命前西伯利亚各阶层人民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生活，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映。作家力图用他塑造的一系列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来对许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长篇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艺术形象，这便是西伯利亚大地。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倾注了他内心中

全部的爱。他以火一般的热情展示了西伯利亚大地壮阔奇观的森林河川，瑰丽秀伟的霜雪严寒，丰饶富足的物产宝藏。作者象一个技艺高超的魔法师，为我们掀开了掩盖着这片神奇土地的帷幕的一角，把令人目迷神摇、眼花缭乱的景象，呈献在读者的眼前，而其中最使人感到惊奇的，还是十月革命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英雄儿女。他们那饱经残酷压迫剥削的悲惨命运、充满斗争的历史、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象西伯利亚雪原一样坦荡宽阔的胸怀，不能不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同时也不能不对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表示赞叹。

西伯利亚及其儿女的命运和前途，始终是作者注意的中心。作品对于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要开发这沉睡的西伯利亚大地，要使西伯利亚人民真正摆脱苦难的过去，就必须靠科学；然而只有使科学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无数历史事实是作品中这一十分重要思想的最好说明。作者在这部描写最黑暗时期的西伯利亚生活的作品中，之所以始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对彻底改造社会具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对科学必将起到的巨大作用怀有信念。科学地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信心，构成了对人类前途的认识的坚定性。在这些地方，作品无疑是应该对我们起到启发作用的。

本书是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的版本译出的，原书名叫《西伯利亚》，中文译本改为《啊，西伯利亚》。译文如有疏误不妥之处，亟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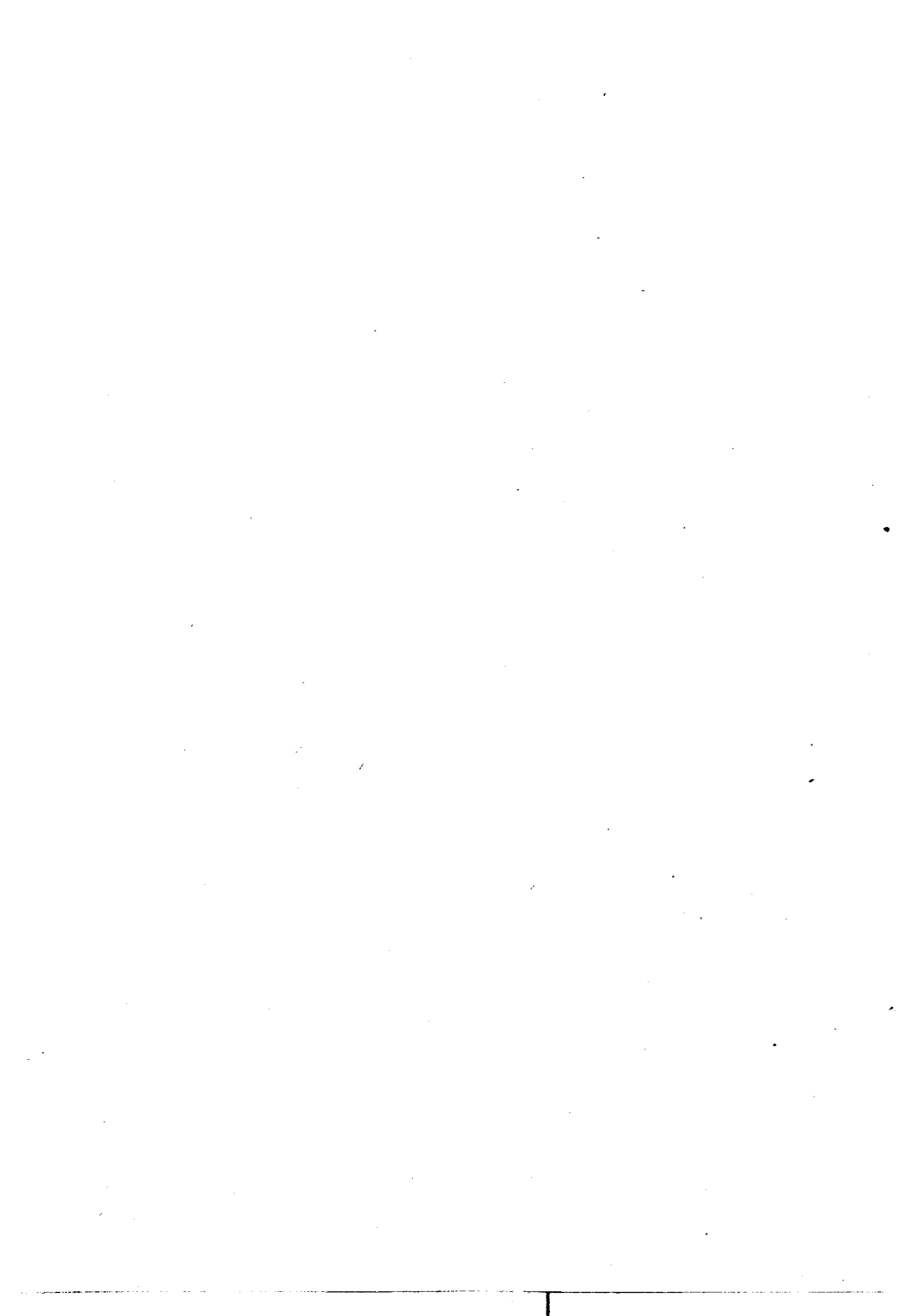
• 目 录 •

译者序	1
第一卷	1
第一部 出逃	3
第二部 卡佳	169
第二卷	401
第一部 波丽娅	403
第二部 阿基莫夫	500



6

第一卷



第一部



出 逃

第一章

1

戈列希欣纳村的头号财主叶皮凡·克里沃鲁科夫正在为儿子尼基福尔操办婚事。时值十月中旬，阵阵寒风夹着雪花从鄂毕河

上刮来。滩头岸边结起了一层白花花的冰碴，放眼望去，二茬草和庄稼茬子裹着一层白霜，在田野里闪着银光。冬天大踏步地逼近了。只有戈列希欣纳村周围密密层层的雪松林还在抵挡着严冬的袭击。天昏沉沉的，乌云在村庄上空飘飘悠悠，看来一转眼就会化作铺天盖地的大雪。

叶皮凡家的亲戚多得数不过来，把整个地区闹腾得人仰马翻。屋里，手风琴伴着歌声，夹着跳舞的跺脚声和尼基福尔朋友们的尖叫声，昼夜响个不停；村里的街上，窜来窜去的全是叶皮凡家的伙计，为了操办这次喜筵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从鄂毕河码头送来了鲜鱼，从泰加林送来了松鸡和大雷鸟，从冬营地送来了桦皮篓装的蜜酒和桦树汁。就连戈列希欣纳村的狗也被这不同寻常的忙乱景象吓得日夜扯着脖子狂吠。

第三天，就在婚礼正闹得火红的时候，一条小船泊近戈列希欣纳村头岸边，船上坐着派驻帕拉别利的警察和五名村警。

警察把叶皮凡家的大门推得大敞四开，走了进去。室内一片喧腾，天花板震得直颤，他提高嗓门吼道：

“都给我住嘴……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国事犯从纳雷姆逃跑了！上峰命令：不管死活，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抓到的有赏！赶紧穿衣服，不论男女，一律出动！”

霎时间，叶皮凡的亲朋好友呆若木鸡。他们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好吃好喝都得撂下，连吃奶的劲儿都得使出来去撵一个压根没见过面的逃犯！就象你不是人，倒是一条狗似的！——作孽呀！

有些小伙子还真不买他的帐。不过警察朝坐在屋角圣像跟前的叶皮凡挤了过去，对着他那只缺了一块、带着耳环、喝得通红的耳朵悄悄说了两句。

“别吵啦，孩子们！”叶皮凡喊道。“警官老爷既然发了话，大伙

儿也就先别喝啦！都到院子里集合，进林子，上河沿！逃犯准在那儿，他跑不了！”

“吓死个人哪！早先打围打的是野兽，可如今连人都围起来了。”新娘子进门三天，头一回壮着胆子大声说了话，但她的话音却湮没在一片嘈杂之中，谁也没听见。乱嘈嘈的声音低沉而紧张，叶皮凡家小二楼的那堵结结实实的松木板墙看来就象是经受不住这样的大声喧哗，过不一会儿就要倒塌似的。

“尼基福尔！尼基福尔！”这家的主人向儿子喊道，“快给警官老爷倒酒，喝下去好提提神。”

尼基福尔把酒斟上了。警察和村警站在桌旁，就着近处摆着的酒菜吃喝了一通：有的叉了块驼鹿肉排，有的抓了个鳊鱼馅饼，有的来了块奶油炸乌鸡。

半小时后，一群五光十色的男男女女高喊着“抓住他，抓住他”，在河边散开了。不少男人手持砍斧、禾叉、铁锹、冰杆，尼基福尔和他的几个贴心朋友都拎着猎枪。叶皮凡家各式各样的猎枪有的是：双扳机连发的，单管独发的，小口径击发引火的，还有单管、自制、打大围用的。女人们一溜小跑跟在男人身后。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家伙没羞没臊地满口喊着不堪入耳的脏话，边走边挥动着炉叉、煎锅把、捣猪食用的木槌。

警察带领着二十来个男人坐船到了对岸。尼基福尔和他的狐朋狗友也混在这一帮人里头。大家都认为，逃犯如果真在这一带，就准会躲在河对岸的森林里。那里的密林无路可行，甭说人，就连马要是钻进去也没处找。而村子这边，河岸几乎是光秃秃的，牲口在草地上放牧，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的到草地去打草，有的到帕拉别利的教堂去祈祷，有的背着榛子、野味什么的往商人格列宾希科夫的码头仓库里送。

男人们不大会儿过了河，他们很快就拉成横排，进了林子。

河这边也是井然有序：两名村警沿河搜索，离他们不远是男人，再远一点是妇女。这样走了最多也就是一俄里吧，不少人开始掉队了，搜索线变得稀稀拉拉的，喝得太多了，两条腿不怎么听使唤了。有些老头子没走多远也乏得不行了。追捕逃犯哪儿是他们干得了的事情！年轻的媳妇们脚上都是过节的鞋子，一共也就穿过那么有数的几回：参加婚礼啦，教堂过节去做礼拜啦，偶尔到谁家串个门子啦……所以也不愿意在泥泞中跋涉。可是两名村警，特别是叶皮凡，却一个劲地跟腓催他们，还隔三岔五地跟对岸林子里的人群喊话。

“喂——喂——”喊声从对岸传来。

“听见啦！往前走！往前走！”叶皮凡的嗓门特别大，代替大家回答。

炊烟缭绕、饭香扑鼻的村庄已经不见了，耳畔也听不到奶牛“哞哞”和狗儿“汪汪”了。对岸“喂——喂——”的喊声渐趋稀疏微弱。叶皮凡虽然还在往前走，但喊起来却越来越没劲，准是嗓子喊哑了。

一个村警磨破了脚，在岸边坐下，不慌不忙地解开了包脚布。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差事并不那么卖力气。村里的老娘们马上看在眼里，她们都不是傻瓜，也停住了脚步：有的理理披巾，有的紧紧裙子，有的系系鞋带，好象不这么样就不行似的。散兵线越来越稀，现在走在岸边的，最多也不过十来个人了。叶皮凡跟第二个村警紧贴着河边，离岸最远的是尼基福尔的新娘子、叶皮凡刚过门的儿媳妇波丽娅。

波丽娅高高兴兴地走着。一连三天她一直坐在摆满酒肉的筵席上，吵吵闹闹，忙忙碌碌，再说小两口又是新婚燕尔，良宵初度，所以弄得她乏极了。可是到了这里，到了这辽阔的野外，真使她感到心旷神怡。冷风拂面，驱走了倦怠，令人精神焕发，炽

热的双颊也变得清爽起来。波丽娅一心想走，走得远远的，她实在不想再回到叶皮凡的家里。那儿汗臭扑鼻，烟气呛人，一股子酒糟味和酒精味，熏得人脑袋都迷糊了。

现在，脚下开始出现长满沼苔的塔头墩子了；再往前，绕过灌木丛，一湾河水在闪闪发光。看来，围捕到了这里就要结束了；未必有谁愿意绕过河湾，或者涉水过去继续追捕。叶皮凡蔫头耷脑，一声不吭，慢吞吞地跟在村警后头，妇女们却凑到一起，兴致勃勃地闲聊起来。

闪闪发光的河水似乎给波丽娅增添了力量。她轻盈地绕过一簇簇灌木丛，想尽快跑到河边，把手脸洗洗干净。

到了河边她左找右找，可就是没找着一处下脚的地方。离她百步开外，河岸突起，形成一处陡崖。崖脚临水，土质坚固，铺着一层微微泛红的砂子。波丽娅疾步走向前去，她相信，长满车前草的小径肯定会把她带到坡下。果然不出所料，约摸在二、三百步开外，小径弯弯曲曲，绕过一棵棵高大的黑杨树，一直向坡底伸去。当波丽娅走到离水边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时，发现紧贴悬崖靠着一艘独木划子。在密密的垂柳枝掩盖下，划子上坐着一个人。

波丽娅吓了一跳，猝然间不知所措，也不知应该拼命喊叫呢，还是赶紧往回跑。

“你好，姑娘！”突然她听到那人安详的声音。波丽娅停住了脚步。她心里七上八下地瞟了那人一眼，立刻看出对方也惊恐万状，紧张到了极点。只见他胸部剧烈地起伏，一道子一道子的汗水从棉帽子里顺着两鬓直淌下来。那人一身渔夫装束，上着短皮大衣，外扎家织的宽腰带，下穿绗成一道道的棉裤，脚蹬防水靴，靴勒翻卷着，手上是一副皮手闷子。但是，他那黝黑的脸庞，拳曲的黑胡子，他那双深褐色的眯缝眼里的神态，侧着肩膀

的紧张身形，都眼生得很，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独木舟头放着几套捕鱼的绳钩，一把斧头，一口铁锅，一只装着食品的帆布袋。这些倒跟纳雷姆人一模一样。

不过，看来那人自己也明白，不管如何乔装打扮，也难以掩盖他这外乡人的身份。

“姑娘！有人在追捕我，”那人还是那么从容不迫地说，虽然波丽娅感觉到，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要做到从容不迫，对他来说可真不容易。

“我就是来抓你的，”波丽娅毫不隐讳地承认。

“那好，那你就喊吧，把我交出去吧。”陌生人语气坚定，甚至用的是一种挑战似的口吻，而且挺着胸脯，好象又在说：“我是逃亡者，但不是胆小鬼！”

波丽娅眼前顿时出现了过一会儿可能发生的场面：叶皮凡将带着村警，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扑到这边来，陌生人怎能经得起他们那顿拳打脚踢呢！不论死活抓到就有赏，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想到这儿，波丽娅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她提心吊胆地环顾四周，说：

“快，先把小船藏进这边的杨树林！你自个儿赶紧钻到大森林去吧。河湾那头有个地窖子，你先在那儿猫两天，等消停了，我就来告诉你。”

陌生人眼里闪过一丝怀疑，波丽娅看出了这一点。

“快去！村警跟老乡们喝得眼珠子都红了，不会轻饶了你的！”

“好吧，只好听天由命了！”陌生人高声说罢，抓住独木舟，毫不费力地把它拖到岸上。

等他抬起头来想再看看波丽娅时，她的身影已经在小径上消失了。

伊万·阿基莫夫在袅娜的河柳丛中穿行。到了河湾头上，河柳丛不见了，河岸重又突起。从这里开始，出现了杂木混生的地带，有云杉、松树、桦树、白杨。

地窖子正对着河湾，往下只要走四步就到水面，左右两侧遍地都是黄色的沼苔和微微泛青的黏土堆。

阿基莫夫躲在柳丛中观察了很长时间，看看有没有人从土屋里出来，有没有人穿过森林从小径上走来，或者是乘船从河面上划来。

天色渐黑，他朝地窖子走了过去：应该考虑一下过夜的问题了。他推开屋门，一股熏鱼味和干草的清香味扑鼻而来。

床铺和桌子的上方，对角拴着两根绳子，上头挂着风干的圆腹鲱鱼，火炉上放着铁锅、铜壶，门旁有一块搁板，放着茶杯、盐罐子和半块黑面包。

阿基莫夫忙不迭地退了出来。地窖子里的种种情况说明，这里住过人，不久前还住过，刚刚离开。可能是主人出去打鱼或者打猎，耽搁了，说不定马上就要回来。

阿基莫夫躲在一棵云杉背后，用它那厚密松软的枝条遮住自己的身体。他紧张地等待着。风在呼啸，摇撼着树木，树干在咯吱咯吱地响。波浪不停地拍击着河岸，令人心烦意乱。阿基莫夫没有听见什么别的动静。

他躲在云杉后头，心里在盘算：夜间一旦发生情况，应该如何逃走。首先一定要从河岸直接跳到水边，紧贴着岸边朝柳树丛和杨树丛奔过去，然后再跳上独木舟，利用河岸曲曲弯弯的地形，迅速逃走……

天已经大黑了……夜里，风明显地静了下来。等到放晴之后，满天的星斗反倒使人觉得凉嗖嗖的。快要大冷了。

“我来迟了！仅仅晚了五天，”阿基莫夫想道，怀着痛苦的心情责备自己。他凝神细听着脚下树叶的沙沙声，慢慢地摸回了地窖子。

阿基莫夫擦着了一根火柴。他发现桌上有一盏灯。这是一只盛着鱼油的小碗，灯捻穿过圆铁罐子伸了出来。

捻子点着了，灯焰先跳了几跳，但很快就伸开了腰，成了一条稳定的火舌。“先得吃点东西，”阿基莫夫想。他掰了块面包，从绳子上拽下一条圆腹鲱鱼，撕成碎块，便吃了起来。咸滋滋的鲱鱼引得他想喝水。壶里满满地盛着茶蘸子枝煮成的浓茶。他喝了几大口，舒服极了，喝了一大杯，还想喝。吃饱喝足，他就吹灭了油灯。

床柔软得很。干草是不久前才铺上的，还没有压实。阿基莫夫躺在床上凝神细听。周围跟墓地一样，没有一点动静。疲乏战胜了不安和警觉，他很快就睡着了。夜里，他醒了那么两三回，但只是抬起头来听听，便倒头又睡。

当阿基莫夫拿着一块面包和一条圆腹鲱鱼离开地窖子时，最后几点星光已经暗淡下去了。整个河湾雾气迷蒙，从这岸到那岸茫茫一片，好象布满了一个个雪堆。夜间冻硬了的树叶在脚下沙沙地响着。

阿基莫夫绕着地窖子转悠了一阵子，不过始终没有找到比昨天更安全的地方。于是他钻进树丛，坐在那只船底朝天的独木划子上，开始吃早饭，一边目不转睛地瞟着土屋。姑娘叫他在哪儿待几天的话总还是给了他一线希望。“如果她和村警是一路货色，那早就该把那些家伙带来啦，”阿基莫夫心里想道。

毫无暖意的阳光刚把河湾和森林镀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一

位老人从小径上走来了。他头戴高筒皮帽，身穿短皮大衣，脚穿了皮掌的毡靴。老人背着一杆猎枪，拎着柳条筐，上面盖着一条亚麻布手巾。

阿基莫夫缩颈屏息。老人一副主人姿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过一会儿，又从地窖子里走了出来，猎枪和柳条筐都留在了屋里。他站在门外略加思索，就顺着小径走到河边，喊道：

“喂！加夫留哈，吃的在桌上。明天我还来！”

老人的呼喊激起了回声，密密的森林里也传来了一声：“来——噢！”

“加夫留哈是什么人？他在哪儿？”阿基莫夫不由自主地朝四下里张望。老人默默地站立了一会儿，点着烟斗，又喊了一声：

“喂！加夫留哈，吃的放在桌上啦！”

“啦——啊！”又是一阵回声。

过了一会儿，老人攀上陡岸。他不时回头瞅着河湾，在陡岸上又站了一会儿，不停地踏着两只穿毡靴的脚。接着，他钻进森林，就跟一股清风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要是加夫留哈能听到老人的呼唤，那我为什么见不着这个人的影子呢？”阿基莫夫暗自寻思。他下定决心要在这儿等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一定要等到加夫留哈出现。老人既然把吃的东西给这个人送来了，那他是不会不来吃早饭、吃午饭的。

时间慢得叫人难以忍受。阿基莫夫是呆呆地坐在底朝上的独木舟上，后来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大皮袄很快就冻透了。于是，他又钻进树丛，用果子开了一条通道，在仅可容身的这块小天地里来回走动起来。

加夫留哈从早到晚始终没有露面。于是，一连串意外的设想突然在阿基莫夫的脑子里出现了：“老人是不是可能把我叫加夫留